

#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

##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曹汝霖一生之回忆》

13位ISBN编号：9787500081029

10位ISBN编号：7500081022

出版时间：2009-4

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作者：曹汝霖

页数：49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http://www.tushu000.com)

#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

## 内容概要

陈夏红

2009年4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百科史学”丛书，隆重推出了曹汝霖的回忆录《曹汝霖一生之回忆》。该书此前只在港台地区有出版，而且亦是很多年前的事情。适逢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出版此书，编者未必有心，但我们作为读者，不能不想想这位五四运动中被斥为“卖国贼”的风云人物了。老记者徐铸成在其《旧闻杂忆》中曾提及，在其老家江苏宜兴小城市，五四时期曾贴满花花绿绿的大标语，诸如“誓死抵制日货”、“反对二十一条”、“打倒曹章王陆四大卖国贼”等等。徐铸成还说，“群众确实是实事求是”，因为这里面“王”所指的王正廷“亲日有名，卖国尚无实据”，而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则毕生被戴上“卖国贼”的大帽子。

笔者之所以关注曹汝霖，并不全然是因为曹的政治结论，更多是因为曹汝霖是清末民初重要的法律人。不才并不认为法律人就一定是高大全的形象，但亦不敢坐看法政前人蒙受过分的清白之冤，只好检索资料堆砌成文，权且为曹汝霖说几句公道话。

曹汝霖字润田，1876年生于上海，1966年逝世于美国。祖父、父辈两代均在洋务企业江南制造局任职。曹汝霖18岁时，以第五名的成绩考中秀才，后入汉阳铁路学堂就读。1901年，曹汝霖赴日本留学，先后就读于早稻田专门学校、东京法学院（中央大学前身）。1902年清政府派载振出使日本，曹汝霖以留学生代表身份与之结识。1904年曹汝霖学成毕业后，先和范源廉在东京开设“法政速成班”。不久后应载振之邀，回国后供职于载振担任尚书的商部，并兼任商律馆编纂。1905年清廷考试留学归来学生，曹汝霖考试合格并被授予进士，成为当时有名的洋翰林。大概在1907年前后，曹汝霖经徐世昌的保荐，获得两宫召见，授以四品参议候补。此后一直到1919年，曹汝霖都官运亨通，极一时之盛。曹汝霖参与处理对日交涉事宜，可以追溯到1905年。这年的11月17日，中日两国全权大臣奕劻、小村寿太郎等在北京就东三省条约事宜展开谈判，袁世凯作为中方代表之一参与其事，而曹汝霖和唐绍仪等当时都是袁世凯的助手。这次谈判的结果是签订《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和《附约》，按照张学继先生在《袁世凯幕府》中的可笑的说法，“曹汝霖一出山做事，就参与了卖国的勾当”。

与此东三省事宜有关，大致到了1909年左右，曹汝霖奉外务部特派，前往东三省实地考察，脚步踏遍了除了被日本占据的南满“关东州”之外的东三省各要津。曹汝霖考察后发现，日本逾越条约事很多，比如日本人在鸭绿江的伐木权，按条约规定以三十里为限度，而实际上日本人已进展至五十里处；并在鸭绿江上建筑铁桥，为修筑安奉铁路打下基础，对于清政府的抗议丝毫不理。曹汝霖在东北期间，会晤了时任滨江道尹的施肇基，得知俄国在东北的扩张实况，市面上充斥俄货。基于对日本、俄国祸华后果的得失权衡，曹汝霖回京后呈递说帖，建议清政府以小妥协换取大整顿，适当满足日本要求，如将鸭绿江的伐木权扩张到五十公里处，早日了结此多年悬案，“日本也许感我好意，将来不至处处与我为难”，而我们则趁此安稳环境赶紧整理东三省内政。曹汝霖提出了诸多具体可行的建议，如练新军、分县区以便治理、屯田寓兵于农、开设学堂、兴工业、练警察、开公路等等。这些建议未获清政府采纳。我们素有弱国无外交之说，而外交本身又是妥协之艺术，曹汝霖此建议，客观说来可圈可点之处甚多，清政府置若罔闻着实可惜。

此次考察回京途中曹汝霖获得清政府提拔。日本方面见此外交界新秀冉冉升起，对曹汝霖极尽拉拢之能事，曹汝霖亲日之说逐渐不脛而走。

1913年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之后，委任曹汝霖为“顾问”，屡次约曹至总统府谈话，并于不久后委任曹汝霖为外交部次长。日本人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之后，袁世凯政府不能同意，又不敢不同意，着实不安。曹汝霖参与有关“二十一条”之谈判，功劳苦劳一肩挑，在其回忆录中详细记录了交涉事宜：“此次会议，我与陆子兴（陆征祥别号）总长，殚精竭力，谋定后动，总统又随时指示，余每晨入府报告，七时到府，总统已在公事厅等着同进早餐，报告昨日会议情形，讨论下次应付方针，有时议毕又入府请示……日本所提之二十一条，议结者不满十条；而第五项辱国条件，终于拒绝而撤回。会议结果，虽不能自满，然我与陆总长已尽最大的努力矣”，“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以讹传讹，尽失真相。”

对于袁世凯称帝行为，曹汝霖持反对态度。袁世凯为保密计，不通过外务部而召见英国驻华大使朱尔典。作为袁世凯的好朋友，朱尔典在没有英国政府指令的情况下，率尔对称帝行为表示支持，坚定了袁世凯称帝决心。有次曹汝霖前往总统府，正好袁世凯召见朱尔典，当时总统府副礼官蔡廷干将朱尔典劝进之言和盘告曹。嗣后称帝失败，朱尔典竟宣称袁世凯不听他的规劝，曹汝霖在其回忆录中以“

##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

英使劝进误尽了项城”一节详细记录其事。

1919年巴黎和会失败，曹汝霖等亲日派外交人士成为重矢之的，被五四游行中群情激愤的学生痛殴。此后曹汝霖等递交辞呈。起初徐世昌大总统对于辞呈不予批准，对曹汝霖积极慰勉。学生运动一发不可收拾，迫于压力，徐世昌不得不于6月11日将曹汝霖等免职，并令其搬家以保障安全。曹汝霖被免职后，段祺瑞前来慰问，说：“这次的事，他们本对我，竟连累了你们，我很不安”。在其回忆录中曹汝霖坦陈，“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

曹汝霖被免职后避居天津，不再与闻政治。但曹汝霖的名声已一片狼藉，徐铸成先生言其在天津时，曹汝霖之子在南开上学，“课堂里坐的是独桌，因为没有同学肯同他并坐，下了课，也没人理他。”

1937年国难日重之际，蒋介石召集庐山谈话，曹汝霖亦被邀并前往共商救国大计。徐铸成就此认定，“听说，在华北沦陷后，蒋介石曾利用过曹汝霖，叫他‘曲线救国’，打入‘临时政府’当一名‘最高顾问’，一面要他递送情报。”不管此事真假，的确抗战胜利后曹汝霖先被短暂囚禁，后蒋介石手令戴笠，“润田先生有功党国，望即释放，优待”，曹汝霖即被无罪释放，1949年后先去香港、日本，后终老美国。

对于曹汝霖给予同情之理解的评价，来自我们一衣带水的邻邦。曾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在曹汝霖回忆录日译本序言中指出，“但他的亲日，绝非是盲目的，而是基于一种坚强的信念，认为中日两国，如果不能合作，便不能希望有真正的东亚和平。”遗憾的是，这些持平之论毕竟无法为在中国臭名远扬的曹汝霖恢复名誉，一代法科出身的外交家就此留名青史，不亦悲乎？

2007年5月29日凌晨于昌平军都山下；2009年5月25日改定于昌平军都山下

#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

## 作者简介

曹汝霖（1877-1966），因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事件成为近现代史上尽人皆知的人物。他1900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在清政府外务部供职，官至外务部左侍郎。民国以后，先后供事袁世凯与段琪瑞，担任过外交、财政和交通总长。五四运动后离开政坛，转入实业界，任交通银行总理、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等职。

## 书籍目录

前言  
陈序  
李序  
李序

- 一 幼年景象老去未忘怀
- 二 完婚后适值戊戌变法
- 三 游学汉皋拳匪闹北京
- 四 鬻附郭田赴日本留学
- 五 蔡钧升官吴氏被放逐
- 六 学校毕业见习裁判所
- 七 同范静生商办速成班
- 八 日本明治时代之一瞥
- 九 联军和成老臣薨于京
- 十 日俄战争引起亲日感
- 十一 毕业回国派商部行走
- 十二 北京市政今昔之改观
- 十三 殿试中式引见授主事
- 十四 东三省会议调充随员
- 十五 会议完毕奏调外务部
- 十六 两宫回銮慈禧行新政
- 十七 修订官制袁宫保晋京
- 十八 袁兼外尚革新外务部
- 十九 初次召见奏陈立宪事
- 二 地方自治先设咨议局
- 二一 预备国会设立资政院
- 二二 两宫宾天仅相隔一日
- 二三 嗣君登极一语竟成讖
- 二四 随伦贝子赴日本答礼
- 二五 设邮传部筹赎回路权
- 二六 遭弹劾想起端方革职
- 二七 罢免袁世凯铸成大错
- 二八 调查东三省条陈十事
- 二九 开跳舞会酬治疫会员
- 三 补左侍郎使法未成行
- 三一 武昌起义星火竟燎原
- 三二 起用项城为总理大臣
- 三三 唐绍仪奉旨南下讲和
- 三四 受优待条件清帝逊位
- 三五 民国改元北京起兵变
- 三六 业律师领第一号证书
- 三七 选举总统公民团起哄
- 三八 出任外次加仪同特任
- 三九 修新华宫竖子出风头
- 四 承认民国各使递国书
- 四一 政事堂成立厘定官制
- 四二 日使面递廿一条觉书
- 四三 外交大楼中日开会议

##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

- 四四 召大会讨论最后通牒
- 四五 总统感国耻气忿发奋
- 四六 清华大学周寄梅奠基
- 四七 帝制运动先设筹安会
- 四八 我父花甲项城赠彩金
- 四九 借谢寿进最后之劝告
- 五 逢场作戏贻终身之憾
- 五一 撞车受伤住医院治疗
- 五二 项城禁赌一场没结果
- 五三 滥捕乱党乘机进忠告
- 五四 保举顾少川闲话使才
- 五五 设中央医院又修汤山
- 五六 英使劝进误尽了项城
- 五七 蔡松坡人滇声讨帝制
- 五八 取消帝制项城薨于位
- 五九 黄陂继总统张勋复辟
- 六 马厂誓师合肥讨复辟
- 六一 合肥组阁征余长交通
- 六二 兼长财部西原谈借款
- 六三 冯河间阻挠合肥征南
- 六四 奉军入开张作霖干政
- 六五 新国会举东海为总统
- 六六 青岛撤兵换文之经过
- 六七 巴黎和会失败拒签约
- 六八 五四运动终身受冤诬
- 六九 漫谈财交任内两三事
- 七 旧居被毁北京盖新宅
- 七一 交通银行闹挤兑风潮
- 七二 梁士诒组阁昙花一现
- 七三 皖直开战北洋始解体
- 七四 靳云鹏设计谋毒同僚
- 七五 直奉火并竟殃及池鱼
- 七六 痛遭大故一怒散两姬
- 七七 徐蔚如讲经达铨办报
- 七八 靳云鹏忘恩不愿师门
- 七九 暗杀之风蔓延到天津
- 八 徐东海下野曹錕贿选
- 八一 邂逅女学生竟成眷属
- 八二 三角联盟奉直又启衅
- 八三 冯玉祥回京逼宫盗宝
- 八四 还乡葬父合肥任执政
- 八五 合肥囑赴奉邀张作霖
- 八六 在病中闻徐又铮被戕
- 八七 老母古稀静真生一女
- 八八 子女出洋谈婚姻问题
- 八九 冯玉祥阴谋逼段下野
- 九 张作霖开府称大元帅
- 九一 张作霖殉国于皇姑屯
- 九二 张学良怀疑杀杨宇霆

- 九三 北伐告成东北亦易帜
- 九四 九一八事变震动全国
- 九五 吉田茂请合肥商停战
- 九六 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
- 九七 日军设立冀东伪政权
- 九八 逊帝出关成立满洲国
- 九九 西安事变种下了祸根
- 禳灾弭兵建金刚法会
- 一 合肥南下受蒋公礼遇
- 二 侍母到杭建水陆道场
- 三 庐山应召蒋先生邀请
- 四 合肥留遗嘱逝世沪滨
- 五 老母八旬我又得一女
- 六 七七事变平津遂易手
- 七 十九军抗日战争开始
- 八 南京失守德使出调停
- 九 天津日宪兵横行无忌
- — 抱不平遭日宪兵疑忌
- — — 坚辞华北伪政府主席
- — — 二 与王叔鲁病床一席话
- — — 三 华北临时伪政府成立
- — — 四 就公司董事长开始
- — — 五 坚辞联准银行董事长
- — — 六 贝岛会社收买正丰矿
- — — 七 明治矿业开发磁县矿
- — — 八 汪组伪政府竟称还都
- — — 九 游青岛访老友章仲和
- 二 徐东海高龄病逝津门
- 二 — 吴佩孚设宴硬拉交情
- 二 — 二 王揖唐继任伪委员长
- 二 — 三 松冈洋右急功反误国
- 二 — 四 日袭珍珠港掀起大战
- 二 — 五 收容协和医生之经过
- 二 — 六 四十七年夫妻竟永诀
- 二 — 七 王克敏再起实行统制
- 二 — 八 雷电一霎慈母痛归天
- 二 — 九 王荫泰任末代委员长
- 三 释放教授冈村践诺言
- 三 — 雅尔达协定中俄诡计
- 三 — 二 波茨坦宣言日本乞降
- 三 — 三 太和殿受降盛极一时
- 三 — 四 胜利后平津形形色色
- 三 — 五 肃奸工作北方亦开始
- 三 — 六 蒋先生关垂戴笠道歉
- 三 — 七 老友受累达铨尽友谊
- 三 — 八 摒挡还乡葬先母亡室
- 三 — 九 追述汇业倒闭之经过
- 四 父老相劝还乡度晚年
- 四 — 徐蚌会战国军受重创

##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

- 一四二 和谈不成金融总崩溃
  - 一四三 共军渡长江直下上海
  - 一四四 庆稀告奋勇陪我远行
  - 一四五 中共通缉穷途走香港
  - 一四六 避居日本感旧雨温情
  - 一四七 日暮穷途友情之可贵
  - 一四八 留日时间种种之接触
  - 一四九 日本五十年之今昔观
  - 一五 盟军占领日本之闻见
  - 一五一 故人云亡四女亦病故
  - 一五二 卧病东京庆颐成婚礼
  - 一五三 留日八年别时多感慨
  - 一五四 来新大陆就养女儿家
  - 一五五 米特兰市巡游之所见
  - 一五六 游览都市泱泱大国风
  - 一五七 故旧凋零我亦撷小极
- 跋语



##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

### 章节摘录

但勤与俭，不能分开，若勤而不俭，即以辛苦得来的钱，随意挥霍乱用，小则不能成家，大则不能立业。故要勤又要俭，这是一定的理。你看富有人家，都是从勤俭得来，但亦不必过分，过分勤劳反有害身体。自己要体谅，能担任多少力，即用多少力，不可过分的用力。讲到俭，也不可过分，过分俭，即近于吝，应用的地方，自然要用，若一味省俭，即成为吝啬。这要看自己量力而行，故说过犹不及。又云做事要有恒心，不要高兴时即做，不高兴时即不做。读书亦如此。今天读这本，明天又读那本，这叫始勤终怠，有始无终，结果一事无成，一书也读不通。这恒即是要有常性，确是难事，要慢慢的练习，起初勉强而行，自然能成习惯。若能做到恒字功夫，即可无事不成，俗语说，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即是此意。又云人要知足，只是贪求无厌，终必失败，故曰知足不辱，尤以人要自重自爱两句，勉助最多。能自重，才能使人看重；能自爱，自然不做不应该做的事。我望你在社会上，做一个好人，大家称你为正经人，我愿足矣！又以做事须要忍耐，不宜性急，耐能成功，急多债事。你性太急，更应切戒。每于晚饭后，在书房旁坐，面聆庭训，往往讲至一二小时，娓娓不倦，足见我父期望之深。现在想来，似属老生常谈，然使我小子今日尚自觉不愧不作者，都是先君子训迪之功，兹所记者，不过什之一二，以示后入耳。后我晋京时，我父又说，你已将踏进社会做事，做事毋忘耐字，兹将临别，以耐轩为我别号。十四岁冬天，继祖母病笃，病系外症，在臀上生一血瘤，初似豆大不以为意，慢慢的一年一年的大起来了，经过五六年之后，竟大若核桃。以病在下部，坚不肯就医，后经大家苦劝，始允就医。

#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

## 媒体关注与评论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价值之高，在众多回忆录中十分少见，其精彩、隐秘之内容层出不穷。在香港初版后，40多年来，一直受到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内地版问世适逢五四运动90周年，传主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特殊身份及第一手的回忆是该书最富可观之处，抛开书中弥漫的自我撇清成分，单看与其相关的吴佩孚、冯玉祥等历史人物、事件一一登场、回放，极具史料价值。——《2009年中国百佳图书》、《中国读书报》《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的丰富内容和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早为史学界所高度重视，此系首度出版的中文简体字本。曹汝霖因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事件，成为近现代史上尽人皆知的人物，而其一生的复杂经历，实不为此一事所囿。允许当事人说话，是社会文明的标志之一，这对当事人自己有揭示事实和表明动机两重意义，对我们则有了解上述两方面的意义。——《中国青年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了曹汝霖的《一生之回忆》（香港春秋杂志社1966年初版），写这部书时，曹汝霖已近九十高龄，在他笔下，火烧赵家楼的喧嚣，恍如昨日，愤愤之情，溢于言表。以今天的眼光视之，“五四”运动不仅是一场民族主义的街头运动，还是一场社会改革运动和文化运动，影响了近代中国的走向。他的回忆，虽然对自己颇多回护，仍不失其史料价值。——《南方周末》

#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

编辑推荐

#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

精彩短评

1、68节“五四运动终身受冤诬”、90节“张作霖开府称大元帅”、96节“成立冀插政务委员会”、99节“西安事变种下了祸根”、103节“庐山应诏蒋先生邀请”、133节“太和殿受降盛极一时”、134节“胜利后平津形形色色”、138节“摒挡还乡葬先母亡室”、141节“徐蚌会战国军受重创”、144节“庆稀告奋勇陪我远行”、145节“中共通缉穷途走香港”

2、QQ443407599，非诚勿扰。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曹汝霖可谓大名鼎鼎，“二十一条”、“西原借款”、“巴黎和会”、“五四运动”等等这些大事件都和这三个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随之而来的定性又大多为“亲日”、“汉奸”、“卖国贼”等等，不一而足。所以，上世纪六十年代，当曹汝霖流落异国他乡，在时日无多的夕阳岁月里，回想自己的一生，他留下的回忆无疑就有了一种亲证历史、还原事情本来面目的朴素价值。当我们随着他的娓娓道来，从正史看野史，再从野史反证正史，不能不因历史的扑朔迷离而低首徘徊，怅叹不已。自序里，曹汝霖说“自服官外部，职务所系，与日本接触特多。终清之世，中日交涉皆以和平解决，由是反对者疑我迁就日人，以仇视日人者转而忌嫉于我，加我以亲日之名。及入民国，日本态度趋于强硬，乘欧战方酣，逞其野心，出兵占领青岛，犹以为未足，又提《二十一条》。余与陆子兴（徵祥）外长，权衡利害，折冲樽俎，虽未全部承认，终屈于日本之最后通牒。国人既怀恨日本，遂益迁怒于亲日之人。甚至张冠李戴，谓《二十一条》由我签字；其后巴黎和会失败，亦归咎于我；于是群起而攻，掀起五四风潮，指我为卖国贼，大有不共戴天之概。然而事实经过，何尝如此！清夜扪心，俯仰无愧。徒以三人成虎，世不加察，以致恶性宣传，俨如铁案，甚矣，积非成是之可惧也！”我想，这段话准确地概括了影响了曹汝霖一生的两大关键之处：一是与日本商谈“二十一条”；二是巴黎和会北洋政府失败，引发五四运动。这两大关键，再加上曹汝霖主任其事的“西原借款”，华北沦陷后出任伪职务等等，不仅“坐实”了他的“亲日”、“汉奸”、“卖国”之名，更是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史进程，这些重大事件在教科书上可谓板上钉钉，不刊之论。而这些，在去国还乡的曹汝霖看来，他无疑受了莫大的委屈与误会，以至年近九十的他回想起来，愤愤之情，仍然溢于言表。对于这些关键之处，曹汝霖在回忆录里做了详细说明。关于二十一条，在曹汝霖的笔下，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对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有清醒认识：“意在控制我国，不可轻视”，至于如何与日本交涉谈判，哪一条可以退，哪一条决不含糊，袁世凯“逐条用朱笔批示，极其详细”，在谈判中，“我与陆子兴总长，殚精竭虑，谋定后动。总统又随时指示，余每晨入府报告，七时到府，总统已在公事厅等着同进早餐，报告昨日会议情形，讨论下次应付方针，有时议毕又入府请示……”最终，幸赖我“府院一体，上下一心”，“日本所提之二十一条，议结者不满十条；而第五项辱国条件，终于拒绝而撤回。会议结果，虽不能自满，然我与陆总长已尽最大的努力矣”。外交为内政之延续，公理战胜强权说到底只是一种幻影。其时北洋政府成立不久，虽然“……全国统一，各国正式承认，白狼之匪已平，中央威信已立……”，但在另一方面的日本，早已初步完成自己的工业化，更于1904年战胜俄国，世人为之侧目。在此形势下，向日本讨价还价、处心积虑”卫一点权益，无疑是与虎谋皮，焉能长久？在与日本交涉二十一条过程中，袁世凯并没有不顾实际，拍案而起。他一面谈判，一方面暗中逐步泄露内容，希望得到英美支持抗衡日本。最后在日本发出最后通牒，叫嚣宣战的压力下，他方才被迫接受二十一条的部分条款。对于要不要接受日本的最最后通牒，北洋政府内部有较大争论，段祺瑞主张强硬，不惜一战，而袁世凯则从现实出发，决定接受二十一条中的不满十条，因为这“虽有损利益，尚不是亡国条件……从此各尽各职，力图自强，此后或可有为”。可惜对于北洋政府的苦心，“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以讹传讹，尽失真相。尤异者，我虽列席会议，而此约之签字者是外交总长陆征祥，我是次长何能签约？世人都误以为此约由我签字，张冠李戴，反而未提及陆氏，亦是不可思议之事。”据曹汝霖的回忆，被迫接受“二十一条”后，袁世凯颇有振作之意，“总统以屈于最后通牒，认为国耻，发表告诫百僚书后，一时曾力图振作，督促各部，于兴利除弊应行建设之事，指示周详，以期百废待举……”。根据新权威主义代表萧功秦先生的观点，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是典型的强人政治模式。袁世凯，作为一个复杂的过渡性历史人物，一方面具有朴素的现代化意识，另一方面又具有浓重的旧官僚气息。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袁家长制的权威有效地保证了国内建设的逐步开展，避免过早地陷入于敌争战之中，但从另一面看，袁的强人政治缺乏权力制衡，一旦他“渐生自满之心”，沉迷于帝制的美梦中，就没有谁能有效制止他的行为，北洋政府也终于陷入一败涂地，群雄纷争的局面。袁世凯死后，“中国迅速进入了群龙无首的政治真空时期……那些具有不同政见与利益的部署之间，……由于缺乏解决冲突的妥协机制，所

##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

以在发生矛盾时，极容易走向武力冲突与抗争”。关于北洋政府树倒猢狲散的过程，曹汝霖以一个亲历者的视角，生动地描写了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乱象：府院之争，张勋复辟，段祺瑞再造共和等……在这番岁月里，曹汝霖另一个为后人诟病的就是他经手的西原大借款。该借款以东北等地森林资源为担保，极大地损害了国家权益。但从曹的视角看，他于此也有不得已的苦衷。袁世凯死后，段祺瑞较孚众望，段祺瑞“谋统一非用武力不可，用武力必须筹备军费”，而当时“地方统税，本应解中央，各督军藉口作为中央驻在各省军费之用，截留不解。故收支相抵，月亏约八百万元，……只靠借款，岂是办法……目下急需军政费，只好出之借贷”，“财政空虚，欧战方殷，舍日本外无从商量”。在回忆录里，曹汝霖详细记载了西原借款的来龙去脉，以及资金的用途走向。“余摄财政十个月，经手借款为一亿零五百万日元。此外参战借款等，均为陆军靳云鹏经手，与财政部无关，余亦未尝顾问。而我经手借款之中，除了二千五百万日元为交通银行所借，二千万日元为东海所用，财政部实用者只有六千万日元，合之银元尚不足五千万。而余在任，官员无欠薪，军警无欠饷，学校经费月必照发，出使经费月必照汇，即清室优待费用四百万元从未积欠，至交卸时，库存尚有三百万元，此皆财政部有帐可稽……”“自知才疏任重，遭谤招怨……后由财部库藏司出纳主任周叔廉君辑有西原借款收支小册子，分门别类，按月日登记，一目了然，阅之自可明了西原借款之用途矣。”对于五四运动。在曹汝霖看来，他的委屈就更大了，在他眼里，他只是段祺瑞徐世昌派系斗争的牺牲品，身不由己被架在了火炉上。尤其是当五月四日之后，学生运动已有平息之势，可是政敌林长民居心叵测的陷害却再掀风浪。“岂知不多几天，有友来告，学潮又起来了。这次似有背景，且像有组织，有名人在街头演说，不是学生，历数你们种种罪恶，中有一人，你亦相识，竟舁了棺木在旁，大骂你为亲日派，甚至说你不但想出卖山东，连中国都要给你卖掉。说你签了廿一条还不够，将来必将与日本签中日合并条约呢，你们学生，怕还不知道。还说他有权力，可能杀我，我拼一条命，跟他斗到底，故将棺木预备在此。此人演说即在北大近处，顿时学生来听者数百人。学生大声说道，我们也非跟他拼命不可。于是这人帮助学生，设立学生联合会，派学生到上海联络。且运动商会，要求罢市。上海学校亦同时响应，但商会不很听他们的鼓动。上海有青年会会长朱某亦是好出风头的人，趁此机会帮助学生，向商会董事要求，且叫学生向商董磕头跪求，说得痛哭流涕。商董无奈，允开会商议。报馆亦附和鼓吹，说和会失败，全因我们三人对日外交失败之故。学生联合会又运动商会联名电政府，请求罢斥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以谢国人。政府接到此电，以为机会正好，即不等我们上呈辞职，竟下辞职照准之令矣。……”这段文字描写的惟妙惟肖，读之令人如临其境。当然，以今天的眼光视之，曹汝霖对五四运动的认识自然简单。五四”运动不仅是一场民族主义的街头运动，还是一场社会改革运动和文化运动，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中国的走向。“此事对我一生名誉，关系太大”，五四运动给曹汝霖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他从此脱离政界，另一个更深刻的影响就是“卖国贼”之名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不意国府编辑教科书又将此事列入教科书，加以渲染，遂使全国学子，知有五四运动之事，即知有不佞之名，不佞之谤满天下，实拜国定教科书之赐也。”当然，时过境迁，他回忆该事件，也有了较为平和的心态：“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这三大事件可谓一步步将曹汝霖推向了万劫不复之地。从曹汝霖的角度看，他参与二十一条谈判、经手西原借款、参加巴黎和会，只是在其位谋其政，尽职尽责，做了自己该做的事。以当时之实际情景而论，中国自1895年中日战争失败以来，一方面是国是不振，另外一方面是外强压力不减。二者相互激荡之下，中国的民族主义呈现出极为复杂的面目。在一种“救亡压倒启蒙”的社会心态下，凡是主张对日本采取务实、渐进策略的人，似乎都得了“卖国”之名。在我看来，亲日与卖国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亲日，只是一种思想取向和态度，这种取向和态度一般建立在对日本有真实感受，对自身实力有切实认识的基础上。亲日的人在国家发展战略上偏向与日本合作，试图通过学习日本、借助日本力量谋求自身发展，虽有一时一地之失，但辗转之后，还是为了自身长远利益。卖国，则是一种赤裸裸的现实交易，他们可能仅仅是为了一己私利，或者胆怯，将民族权益主动献于“友”邦，虽然有时候这种“馈赠”可以伪装成“曲线救国”。当然，有时候，亲日与卖国之间，是没有绝对的界限的，从亲日投降为卖国，或者从卖国幡然为反日，大有人在。留美之人大多亲美，留日之人大多亲日，这很自然。一方面是这些人负笈海外之时，思想大多正处于萌兴之际，见得他人强大兴盛，心生向往，回国以后大为宣传，以为楷模，这无可厚非。再加上所在国也留心在留学生中或悄无声息，或大张旗鼓地施以恩惠，培养亲己势力，这就更好解释了。从曹汝霖的经历看，他留学日本之时，日本明治维新已经近二十年，工业、教育、交通、军事焕然一新，斯时斯地，热血青年的他又多赖日人照拂，再加上“当日俄开战之

时，我尚在日本，见日本军人之踊跃从军，我已心中感动。回国后，又见日本无条件归还我东三省领土，其慷慨仗义之精神，已使我心折。我想小村既有此愿望，终能见之实现。且以日本工业已有基础，惟缺乏原料，我国蕴藏丰富，而工业落后，假使两国亲善提携，有无想通，同时并进，假以岁月，不难同为富强之国，同为东亚两大强国，不但防俄，且可维持东亚之和平。我基此心理，亲日之感，由此而生。”当然，曹汝霖一再强调，他之亲日，亲的是日本友善之人民，而非横行无忌之军国主义。全面抗战一触即发之际，曹汝霖受邀赴庐山面见蒋介石，对与如何与日本作战、注意事项等等都有所进言，颇为蒋介石所赞同，应该是进一步增强了蒋介石的持久抗战决心。当有人问他为何转换观念，他说“我主张亲日，不是亲帝国主义的日本。现在他们侵略我国，与我为敌，怎能再讲亲善？”曾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在曹汝霖回忆录日译本序言中也曾指出，“但他的亲日，绝非是盲目的，而是基于一种坚强的信念，认为中日两国，如果不能合作，便不能希望有真正的东亚和平。”（该序内地百科全书版无）但纵观曹汝霖一生，我觉得，曹的身份仍然有颇多暧昧不明之处。举例而言，华北沦陷之后，虽然他坚辞华北伪政府主席，联准银行董事长等等，还借助自己在日人中的影响力收容协和医生，保释了一批爱国人士，这些都值得称道，表示了曹汝霖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基本良心。那么他出任伪政府最高顾问（虽然并不问事），后又出任中日合资的印书馆，为日人开采煤矿出谋划策，这些就难逃“汉奸”之实了。当然，他的汉奸和汪精卫、王克敏之流还是有区别的。从他的回忆录看，曹始终觉得自己并没有为日本人奔走效力，甘为倭奴，但是当1937年日本人彻底扯下了最后一块遮羞布，大肆侵略华夏之时，这个时候曹竟然没有离开沦陷区，这实在难以理解。当然，历史是复杂的，历史的真相也不是一部回忆录就可以简单还原的。在回忆录里，曹汝霖诉说了回复日本关于二十一条最后通牒的过程：由陆总长及余并施秘书，亲送至日使馆，交与日使日置益，已在午夜，时为五月九日十一时也。余心感凄凉，若有亲递降表之感。在回来的路上，陆并和他详说了当年与俄国交涉旅大问题的屈辱，更甚今日，曹由是感叹弱国无外交。这个细节颇值玩味。我无法想象，在曹汝霖为国是奔走的日子，在蜗居沦陷区亲历日本人暴行的日子里，在抗战胜利的日子里，在不得已流落他乡的日子里，那一夜的屈辱是否在曹汝霖的梦境里反复出现……

3、便如看电影无关风月一般，看此书无关政治，便是细看那一个年代的一个人的成长经历，一个心态变化，从一个人的视角去了解那一段纷争杂乱，一切都是那么一鳞半爪的历史，细细品味，只是一个人的人生经历。如果加了某种眼光，便是首先落了下乘，那你就无法体会他的心里路程，这就好比同行冤家一样，你就无法正确对待对方的事物。所以，放下心态，便是一本简简单单的细细道来的人生历程。

4、《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一个亲日者、法学家眼中的历史几十年一个模子的教育一直不厌其烦告诉我们，五四运动是一场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风风火火的革命风云里，爱国学生火烧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痛打章宗祥是一次酣淋漓的高潮，一个剧烈的小动作被修史者刻意抽取出来，在意识形态的放大镜下赋予它全新的意义，同时将其覆盖了整个五四时代的真正面貌，于是历史在这里急速一个大转弯，从启蒙变换向救亡，一切围绕功利主义俯首称臣，手段不再重要，目的是一切。白玉待雕的学生们就这样记住了曹汝霖的名字，曹汝霖是谁，他就是北洋政府的外交次长；他的一生做过什么，他签过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这样的卖国贼，人人恨不得寝其皮食其肉。所幸的是，随着时代的开放和舆论的宽容日臻，历史正在以多样化的面目展示来逐渐恢复它的真实，回忆录、口述自传、人物评传、个人史、家族史、国内解禁的、海外引进的……不一样的历史正在悄无声息地将人从一元化的革命情结中释放出来。云迷雾散后，你能由衷赞叹，原来云淡风轻本身就是这样的美丽、从容。曹汝霖自从五四以后，便退出政坛，转入实业界，曾任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时代变换后，他辗转香港、日本定居，最后应子女之招归宿美国，这本回忆录便是他生活在美国时期完成的，曾在台湾的《传记文学》上登载过。创刊于1962年的《传记文学》，被誉为“民国史长城”，所以当我在李安的断背电影《喜宴》中，看到主角伟同的父亲去美国看望儿子，在彼岸的清晨小院里，漫不经心捧着一卷《传记文学》，我内心有一种撞击时代而产生的强烈欣喜。每个人的阅读都是一场出埃及记，当我与唐德刚的《袁氏当国》不期而遇之后，近代史中的一切黑白分明的形象标杆，在我心中开始摇摇晃晃，故而当我遇到曹汝霖的辩白时，也不会平地产生几多惊讶与恍然大悟，当事人的回忆是一手材料，何况他写作于一个自由的国度，无需为着出版审查发愁，他的一生，也没有任何意识形态在困扰纠缠。曹汝霖在清末留学日本的东京法学院，从他的生活经历能看出来，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发行《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立保皇会、主张君主立宪，这一切近在身边的宣传，给曹汝霖的思想带来很大影响，甚至可以说是塑造了曹的思想脉络。当年在日留学者“

##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

有偏于温和者，有偏于激烈者，温和者多主张君主立宪，激烈者多主张排满革命”。而后世的我们透过书背一度看到的却是同盟会、光复会的路数，似乎革命代表着历史前进的动力，保守则是旧势力不甘退场的螳臂挡车。在曹的眼中，孙中山等人的形象是“闻有不进学校，专搞政事党务”。保守主义者的代表人物柏克、君主制的辩护者贡斯当，消极自由的提倡者伯林……当多年以后这些声音在中国社会传播开来，才为保守主义赋予褒奖的色彩。“我是主张君主立宪的”“现在政府腐败，非改革不可，譬如拆去巨宅，重建新宅，仍留君主虚位，留一点元气，免得人民流血。”“要知破坏容易，建设繁难，试观法国大革命，虽然推翻王朝，成了共和政体，嗣后战乱频仍，牺牲了多少人命，流了多少的血，闹了几十年，尚没有太平。我们不应只看今日法国的繁荣，而忘了法国革命历史之惨痛！”这是曹汝霖在留学生集会中的一次演讲，他因此遭到了“飞鞋门”的回答，但他也毫不客气地回敬一只皮鞋，能在如此早的岁月里，警惕法国大革命的悲剧，曹汝霖无疑走在了时代的前面，毕竟国内思想界重新反思法国革命的思想资源，已经是顾准——王元化——李泽厚——朱学勤这样的先后顺序了，与曹汝霖相比较，遥遥在后。所以，作为法学家群体中的一员，甚至说他是一个并不成功的法学家，曹汝霖能有这样的认识和目光，我相信当年保持类似态度的，亦不止其一人，更多的声音将被史料挖掘出来。在回国前夕，范源廉和曹汝霖两人为即将毕业回国的留学生们办了一所速成法政班，课程有刑法、诉讼法大纲、民法大意、行政法通则、日本宪法与宪法比较、警察法、地方行政法，教师都是日本一流的法学家，虽然学校形式类似野鸡大学、夜校。但所开花结果的启蒙成就是不言而喻的，在清政府预备立法期间，各省的咨议局人员构成里，日本法政速成班毕业生占了多数，从地方上的咨议局到中央的资政院，立宪派的人员还是相当一部分人具有了现代政治理念和法学基础，一个代议制政府已呼之欲出。留学日本的人，日后亲近日本，也不足为怪，在三十年代饱受日本一而再再而三欺凌所激发其浓厚民族主义情绪之前，日本作为明治维新诞生的新兴国家、作为日俄战争中的获胜者、作为黄肤黑发的东亚近族，许多国人纷纷对这个崛起的岛国产生亲近和认同感，留学东瀛成为一种潮流。至于签订伤害主权的条约，实非曹汝霖、章宗祥、陆徵祥的过错，他们仅仅是这般程序的书面签订者，弱国无外交，如此窘迫下，外交官成为愤怒民意的替罪羊，被钉上了十字架。从常识上讲，外交本身是一场折冲尊俎的表演，讲究博弈和妥协，当事人所能做的，无非就是类似选择民主作为政治体制的一种，只能遵循次优原则朝着最不坏的可预见结果前行。在愤青们看来，事已至此，外交家的出路似乎只剩下卷席退场以保求儒家士大夫节气，或者效法荆轲以一己之勇刺杀盛气凌人的洋夷代表，这是全然不顾国际法、外交准则的法盲意淫心态。其实，谢泳的研究发现，从北洋政府到民国政府，外交界这一圈子一直被一群受过高等教育的留学青年把持，从颜惠庆、顾维钧、陈友仁、王正廷、曹汝霖到胡适、叶公超、王世杰，都是文人从政的成功演绎。做一个日本通，知己知彼，自然能在对日谈判中长袖善舞，个人立场上从容不迫，曹在抗战之初赴庐山应蒋介石之邀请时，即提出了持久抗战，等待外援，以失地换时间，这样的见解，不逊色于英年早逝的日本通军事家——蒋百里。而曹的亲日，也是出自心底的真诚，这从他战后旅居日本时期的心态上能看出，有呵护之情，也有叹息之悲。抗战初期，形势险恶，曹汝霖坚辞土肥原贤二的“华北伪政府主席”一职邀请，同吴佩孚等人一样，在大是大非前证明了自己的国家民族立场。在我看来，曹汝霖一生的最大特色，是一个亲日的法学家，在文人从政之途上陷入时代的尴尬困局。就在赵家楼的火光映照中，固然有激进的媒体大呼革命行为之伟大光荣，但也有异端的声音敢对时代说不，支持学生、反对当局的梁漱溟在面对各界呼吁对犯事学生“不经审判而保释”，梁漱溟说宁可看到这一事件付诸法庭办理，由检厅去提起公诉，审厅去审理判罪，学生去遵判服罪。但历史的既成论调却是政治压倒了一切，道德湮没了法律，所以纵览一部中国现代史，常觉得法学在历史启蒙中的缺席，于是乎文学家当道，激情澎湃的文字演化成浪漫主义者的革命，直至将近一个世界后，我们重新面对法国1793年厚厚的积血和林立的断头台来扪心自问。从广场啸聚回归法庭上重复琐碎的辩护程序和年年岁岁的案例判决，一个社会的进步正在于此。摘抄：八国联军入京后，军纪之坏以德国为最，其次俄国，而以美国日本两国军纪最好。联军分区而治，美军驻南城，人民有从内城移至南城者。日军卫皇城，不但宫殿无恙，连内库亦未开动，一时官民舆论，对日本印象特佳。成稿于09-07-13

5、说起来不免奇怪，忆师友的文章自来很多，若要想起，头两个想到的都出自鲁迅笔下，一个是三味书屋的那位寿老先生，另一个则要数“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的藤野先生。也就是在这篇《藤野先生》里，鲁迅透露他之弃医从文，一个关键是课间看反映日俄战争的电影，为中国人的麻木而大有触动。而同样的日俄战争，于同在日本留学的曹汝霖心中，激起的却是亲日感。《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中讲：“当日俄开战时，我尚在日本，见日本军人之踊跃从军，我已心中感动。回国后，又见日本无



##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

条件归还我东三省领土，其慷慨仗义之精神，已使我心折……假使两国亲善提携，有无相同，同时并进，假以岁月，不难同为富强之国……我基此心理，亲日之感，油然而生。”“知日”、“亲日”与“卖国”。后两者的区别自然严重——曹汝霖的辩诬与洗冤颇为成功，现在一般都认为他并无卖国行径，不过是“弱国无外交”的国势使然——前两者的界限可就模糊。张鸣在《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中认为，一个人留学归来，若他在母国混得好，那么他对留学国就感到亲近。这不过是溯本追源的意思。曹已坦诚他为“亲日”，鲁迅如何呢？翻他的文集，他作的旧体诗，题赠对象的名字往往是四个字。也许由此可知罢。曹并未卖国，在日剧时代尚有一干“有良心”的举动，但如转念一想：若人人如此，“恪守本分”，中国还得亡。也许大多数人的选择也只能同曹一途，所谓“苟全性命于乱世”，可堪同情，不可苛求，但也不必揄扬。如今我对苦雨斋的那位老僧也做如是观。张鸣作《北洋裂变》，曹的这本回忆录可算最主要的参考书之一。他对曹著中的重头戏，举凡二十一条、西原借款、巴黎和会与五四运动等等，已梳理清楚，兹不多述。中国近代以来，受俄、日、美三种力量的影响最巨。而但就其中某一国而言，如日本，其政策也往往并不一致，是其内政的延伸，也需放在国际局势中去观察。“西原借款”即为日本当权者中的一支意图通过以极低的利率放款给北洋政府，从而在财政上实施控制的谋划，而其背景之一是当时日本外贸大量顺差，积累起的外汇储备有引发国内通胀之虞，巨额资本也需在扶桑之外寻找投资途径。此中情形，与当下中国投资、经援非洲不无可比之处。《北洋裂变》一书以吴佩孚作结，张鸣对吴的看法偏向正面，大概觉得他的道德感强，不贪财而约束部下，高出其他军阀一头——张在此处却并未采用曹汝霖的说法。依曹看来，吴佩孚拒绝日本人的邀请，非出于民族气节，只是双方的价钱谈不拢而已。曹在回忆录中臧否人物，往往与大众说法不同，如在他的笔下，冯玉祥简直小人一个——这其中难免没有派系之争，所谓“皖系”、“直系”，北洋裂变也。但曹真心佩服袁世凯。袁之能力远超时人，他如不早死，不鬼迷心窍地去恢复帝制，说不定真能统帅北洋开创国家。当时做此想的人当不在少数。日本人弄二十一条，后果之一是搞臭了袁世凯。“民族国家”意识既已空前觉醒，一与“卖国”相连，政权的“正当性”就极大削弱。袁为自保，又受蛊惑，昏招频出——“社会进化论”深入人心之下，由共和倒退回帝制，如何行得通？这便是意识形态的威力。曹的这本回忆录，四六行文，平铺直叙，读来长见闻，却并不愉快。他写文章差胡兰成多矣。曹之一生，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典型官僚做派，读之难说亲切。不过他一路写来全无讳言，此点倒较胡坦诚和可爱。

6、看书就是一种与作者进行超越时空对话的行为。听着曹公的娓娓道来，那段荡气回肠的历史仿佛就在眼前。的确，曹公的形象在现有的中国历史上几乎等于汉奸，卖国贼。但至少，我在此回忆录中，看出了曹公一直以来的努力。只要问心无愧，何必在意他人的流言蜚语？担当了身前事，何计身后评啊~

## 章节试读

### 1、《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的笔记-铁路八卦

#铁路八卦#安奉铁路仍是军用铁路现状，尚未修造，车轻厢小，行车常常出了轨，不以为奇。最妙者余在车中，见两猪在轨上相斗，车笛频鸣，猪仍不走。余恐出岔，岂知车仍前进，两猪未伤，车反出轨。据说此是常事，可见军用时造路之草率了。

### 2、《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的笔记-对五四运动的看法

#五四运动#盖学潮起始，由于学子不明事实真相，误听浮言，基于爱国心，以致有越轨行动，情有可原。迨北大校长蔡子民先生，发表谈话，劝学生适可而止，学潮似已平息。然反对者以尚未达到目的，又鼓励街头演说，加以背后有组织、有援助，遂扩大范围，游说至上海等处。迨至我们三人下台，钱阁引咎，蔡校长亦辞职南下，反对已如愿以偿矣。哪知反对者所利用之工具，反为阴谋野心家渗入利用，遂使此风弥漫全国，以后遇事，辄以学潮游行为武器，扰扰攘攘，永无停止，直至大陆变色，此风反戛然而止。推原祸始，未使非五四运动为阶之力也。

### 3、《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的笔记-日俄霸占东三省

#日俄霸占东三省#时东三省总督为锡清弼（良）。关于东省事，外部与日使交涉终无结果，电问锡督，亦不得复。外部乃派余去实地调查，先到奉天见锡总督，晤谈之下，觉此人是正派，但对付交涉既鲜经验，又无助手，年已老迈，又怕多事，听他的话，觉得可怜。他说政府派我到这里来，真是受罪，跟日本办交涉，自愧没有能力，去照会不复，派员去说，一味强硬，蛮不讲理。君来到此，好极了，可将调查情形，回去报告政府，放我回去吧，我在此实在办不了事，反倒耽误。我听了无言可答，即告辞。杏南告我，此间人口不多，市面不大，现在日本人越来越多，市面店铺日商为多，将要喧宾夺主了，交涉之难可想而知。日本领事，蛮不讲理，去照会不理，往往自由行动，请看街上情形即可揣想而知，后我到市街看看，到处日人，大兴土木，盖造住屋，店面全是日本式，料理店兼妓馆特别多，几没有中国的面目了。杏南设宴并请日领事，日领事一种傲慢之气令人难受，故亦未往访。

### 4、《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的笔记-慈禧朝廷对待咨议局

#慈禧朝廷对待咨议局#后来咨议局建议太多，与地方长官渐渐有了相歧的意见。地方长官对于咨议局，已觉头痛，惟以民选之故，只好敷衍。政府亦怕民意嚣张，时以为虑。后有孙洪伊咨议员，以九年立宪期限太长，主张缩短年限，联合各省咨议局，推举孙洪伊为首代表，晋京向政府请愿，请缩短年限。政府对咨议局，本已有戒心，此次竟来干预大政，更加厌恶。答以已定年限，不能更改，且预备一切，亦非九年不成，拒绝请愿。代表等坚请说明理由，政府交由宪政编查馆提调对付。但宝瑞臣怎能对付代表，馆员又多同情于孙洪伊等。孙要见总理大臣庆亲王，庆邸向来怕见外客的人，哪肯见代表，即派员代见，更令孙代表们不满。此事症结，在代表以人民代表自视甚高，人民之意政府自应照准，在政府对人民请愿不甚重视，这是初行宪政时难免的事。闹了好久，余知政府已不满于咨议员，这样搞下去，宪政刚开始即触了礁，遂乘间向那相（桐）进言（时那为外务部尚书）。我说：这次孙洪伊的举动，却失了代表身份，人民请愿准与不准，权在政府，何能强逼。但我看来，宪法草案已成，国会已开始建筑，立宪年限即缩短几年，亦没有关系。孙洪伊是民党中最激烈分子，我知道咨议员的法政速成班，都是主张君宪的温和派为多，若使孙洪伊失意回去，向各省咨议员乱造谣言，诋毁政府，青年议员易受冲动。若被其鼓动，使温和派亦变为激烈派，于政府行宪上，大有关系，请转陈庆邸酌短几年，使得代表们有转圜余地。那相听了，亦以为然，哪知庆邸竟不赞成，谓这样搅下去，他们更加嚣张，且立宪大事何可朝令暮改，成何体统。可惜他不知立宪应尊重民意也。后来竟交警察厅劝令出京，代表不从，竟令递解回籍，遂激怒了各省咨议员，以为政府对民意机关的代表竟有压力，还讲什么民意。于是咨议局议员，经孙洪伊的鼓动，遂令各省咨议员本来主张君主立宪的亦变为排满革命的了，知识分子排满风潮，遂日益弥漫。咨议员以拥护君宪始，而以造成革命终，言之痛心

##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

。戊戌百日维新虽未成功，至今传诵，慈禧九年立宪，喧传一时，终成画饼，实因前者是有新锐之气，后者有迟暮之感耳。

### 5、《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的笔记-袁世凯逼宫

#袁世凯逼宫#清廷一无主张，只好由袁总理办理，于是总理大臣奏请派唐绍仪、杨士琦、严修为议和代表，南下议和。严修辞不就，还派各省代表，每省一人，真是冠冕堂皇。但各省代表，只等于戏剧中之跑龙套而已。南方派伍廷芳为议和代表。会议有正式非正式之分，重要会议都是密谈，各省代表亦无从预闻，然于清室，终处于不利地位。项城方面参预密勿者，只梁士诒（燕孙）一人。梁亦善于用权谋，与袁水乳交融，相得益彰。唐绍仪则偏向南军，梁唐之间，密电来往，由袁主持，梁亦时参意见。袁对清室存废，尚在游移，听说策士进言，以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袁意遂决，定了三部曲，首由前方统帅以兵饷两缺无法作战，电请清帝退位，改共和政体，以存元气；继以驻外公使以外论赞成改制为言，吁请改为共和政体以保和平；终于逼宫逊位。遂密电段祺瑞，联名前方将士四十余人来电吁请代奏，请清帝顺从民意逊位，改共和政体，电文甚长，措辞婉转得体，闻系徐又铮手笔。然与前电矛盾，足见废帝改制，非袁之初意。段来电后，又同样密电驻外使节，由驻俄陆征祥公使领衔，吁请退位改组政体。项城手段灵敏，立于被动地位，从没有露出不臣态度，对南示以可战之力而不用武力，俟水到渠成，自然达到目的，避免篡夺之名，而得篡夺之实，其手段可谓敏且妙矣。惟坚持成立对清优待条件，尚有不忘故主之心。又参与密勿之人，恐宫中内帑，留为后患，于是以军饷无出，前方军心动摇不能担此重任为词，奏请辞职。隆裕太后没有阅历，何能洞，总理既以军饷无出为辞，不能空言慰留，又无它法筹措，遂将慈禧太后历年积蓄之金条尽数交出，共有三十余箱，合银六百万两之谱。这批金条，都是督抚关道等所进之贿赂，每条都粘有臣某恭呈字样，余曾目睹，项城亦有进呈者，真是算无遗策，手腕之辣，名不虚传。

其时各部门一无所事，真有万木无声待雨来之景象。惟有一事可记者，良贲臣（弼）亦清之宗室，日本士官出身，性豪爽有气节，血性男子也，时任禁卫军统领。禁卫军即御林军，为贲臣一手训练者，已成两混成旅一炮兵队。袁已将炮兵调往山西，留在京者只有一旅之众。贲臣窥袁异志已露，时局已无可为，遂造总理府请见袁，所谈何事，不得而知。自总理府出到家门口，有二人等候请见，良知有异，请客先入内，己则稍迟下车，以防意外。诂二客入内藏于垂花门（即二门）近处，迨良进二门，即掷炸弹而逸。良伤一腿，由日本军医为治，拒绝麻醉药，忍痛将一腿齐膝锯下。医生劝其用麻醉品可少受痛苦，良慷慨叹曰：国痛尚可忍，何在一腿？岂知毒已上升，锯了一腿后仍殒命，亦一豪杰之士也。有谓良与肃王宗社党有关，此亦可能。

维时新政府尚未成立，前政府仍旧维持现状，惟将尚书改称为正首领，侍郎改称为副首领，不知何人所拟，颇有山寨称呼的气息，感觉不甚雅驯。项城此次所演戏剧式的革命可称奇妙，自从东华门遇刺以后，每有奏事，辄以赵秉钧入奏，自己每日登厅视事，不动声色，见客谈事，不改常度。唐少川在南，梁燕孙在北，密电往来，无人知道。案头常置有辞职奏折，以示随时可退之意，在外人观之，哪知其胸中有惊天动地的计划。迨上赏侯爵而不受，于是图穷而匕首见，然已大事告成，无可挽回矣。以不流血而革命，设优待以对前朝，开革命未有之先例，示东方道德之特色，以项城雄才伟略，并世无两，既倒帝制，复清君侧，统一中国。

### 6、《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的笔记-袁世凯的权术

#袁世凯的权术#后肃政史忽提出两大参案，一是对熊秉三（希龄），一是对梁燕孙（士诒）。据传说，因熊梁二人，对帝制运动，貌为赞成，退有违言，且时加诽谤。项城以熊侍有研究系做后援，梁更有交通系，恐造言生事，有所顾忌。遂由肃政史提出弹劾案，对熊则以任内有贪污嫌疑，涉及热河都统任内，故宫遗失宝物，陕西探勘油矿，浪费巨款，一无所得，报告推说美国矿师谓不值开采，显有疑虑等情。对梁则指铁路购料，滥用私人，把持路政，特别会计，皆为便利私图等情。先令财政次长张弧、交通次长叶恭绰停职，听候查办。以张氏亲熊，叶为梁党，盖间接对熊梁二人示以威胁。一时雷厉风行，大有政海掀起风波之势。熊即出京，梁则屈服。梁恐事情扩大，难于收拾，托由杨杏城向项城疏通，愿自告奋勇，交通系要人加入筹安会（推动帝制的组织），赞助帝制运动，一场风暴，遂顿时雨过天青，两次长亦复职。而当时质问筹安会之朱总长，反为帝制运动之急先锋。

## 7、《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的笔记-北京男色

#北京男色#那时北京相公堂子，收拾雅洁，为士大夫游玩之处。余闲时亦常与二三知友，同游消遣。相公即是幼年学戏的孩子，年纪总在十三四岁，面目清秀，应酬周到。每逛一次，必须摆酒，只费八元，有八碟冷荤，颇可口，能饮者供酒无量，一面饮酒谈天，一面听曲赏花，亦觉别有风味。亦可飞笺，召他处相公来陪侍听唱，相公貌皆娟秀。亦有老板，即是师父。亦有娶妻，妻不陪客。出师后方可自立门户。出师即赎身之意，须缴一笔金钱与师父。我友冯幼伟（耿光），日本士官毕业，服务于军咨府，爱护梅兰芳。时兰芳方十二三岁，未脱稚气，然态似女子，貌亦姣好，学青衣工夫孟晋。幼伟月入银四百两，以其半助兰芳成名，始终如一。后兰芳艺术日进，于四大名旦推为旦王，幼伟与有力焉。今闻幼伟老贫于上海，赖兰芳周济维护，亦难能可贵也。北京自赛金花因案提解回籍，南妓视为畏途。北地胭脂又不甚清洁，故南方朋友，不乐与游。后南妓亦渐渐北来，与北妓区别，名清吟小班，标榜卖艺不卖身，其实与上海风习相同，但设备去上海长三堂子远矣。嗣后上海名妓愈来愈多，北京官箴，例禁狎妓，达官们虽不敢公然逛堂子，但可召之来家，因之相公堂子，渐归淘汰。

## 8、《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的笔记-袁世凯之拉拢张勋

#袁世凯之拉拢张勋#秘书厅改称内史监，内史长改任阮斗瞻（忠枢），不用梁燕孙，令人起疑。阮本为北洋大臣之文案，有嗜好，且有麻将癖，曾赌至三昼夜不息，脾气很大，惟与张少轩（勋）交极厚。张反对共和，对袁不免龃龉，使阮往说即听命。袁之用阮，意或在此。惟少轩自身及其军队，均仍留辫，以示忠清之意。阮在北洋幕府有一小插曲。阮本文案专司书札，与总督较多接触。袁每找阮，阮总不在，后侦知阮昵一妓，故怠于公事，袁斥金为妓赎身，且为置金屋。阮至妓处，云为督署接去，阮大怒，即欲辞差。同事告阮，君何太急，君欲见意中人，我可陪你去。至则门榜阮公馆，入室则意中人已在其中矣。从此感官保之厚意，终身不贰，而少轩亦服从项城之命令矣。

## 9、《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的笔记-九一八事变与二十一条有关

#九一八事变与二十一条有关#后来两省照行（二十一条中关于日人可在南满租地种田的条款），在张作霖时代，未闻发生问题。后张学良继承父业，废止商租章程，人民有以田亩商租者，以盗卖国土论。日本总领事以学良片面取消两国所订之协议，提出抗议，学良亦不理。适有日人在万宝山，以商租田亩临近地上，商租一条地为开沟引水种稻田。地主自然不敢租与，日本竟派警察保护，开始挖沟。中国亦派警察阻止，彼此冲突。日本改派军队，我方亦改派军队，双方就此开火，越闹越大，寻至酿成九一八事变之原因。故九一八事变，实起因于万宝山事件也。

## 10、《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的笔记-戊戌变法回忆

#戊戌变法#余在两等学堂攻读，正是维新变法之时，每日报上登载，都是变法之上谕，有废八股考试改用策论，有令各省设立学堂，有准人民上书代奏，都察院不准搁置，有设立铁路局，修造铁路，设立矿物局，准人民开采，有饬赶修芦汉粤汉各铁路，有奖励士民著译新书，保有版权，有发明新器，给予专利，有饬地方官保护商务，有饬驻外使臣保护华侨，有饬各省考选学生赴日本及欧美留学，有裁汰绿营，有八旗绿营改练新式兵操，有饬各部裁汰冗员，登进新士，每日上谕，总有数条，乃至十数条，读之令人兴奋。后又有礼部员司王照，因上书请部堂代奏，礼部堂官不与代奏，为帝所闻，竟将礼部尚侍，一律罢免，而赏王照以五品京堂。一时轰轰烈烈，士大夫均欣喜相告，以为国家有变法自强之望矣。

## 11、《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的笔记-二十一条之签订过程

#二十一条之签订#总统召集各机关首领、参议院议长、府院秘书长、陆军次长、外交次长等开全体大会，讨论日本最后通牒，应否接受。外交总长陆子兴尚未到，以电话催请，云与英使朱尔典会晤

，等到三十分钟后，陆氏才到，报告与朱使特别会晤情形。朱使云，今日大会，关系重大，我因关心，特于会前来见。日本因各国忙于欧战，不遑东顾，提出最后通牒，意在挑衅，并非恫吓，袁总统明白内外情势，不至中他诡计。闻陆军段总长主张强硬对待，我知他已秘密动员，晚间运输彻夜不停，已三星期，这明明是在备战。设若开衅，不堪设想，我与袁总统是三十年老友，不愿见他遭此惨运。目前只能暂时忍辱，只要力图自强，埋头苦干，十年以后，即可与日本一较高下。今日之会，重在外交，贵总长应负起责任力争，不可听陆军总长轻率之行动。我这次与贵总长会晤，不比寻常会晤，贵总长若不与我以确实答复，我不告辞，言时声泪俱下。我答以今日之会，由总统亲自主持，必能慎重将事。朱使又重申前言，相持很久。我见他坚定诚恳，遂答称，我必以贵使之忠告，报告总统与大会，若不照贵使之忠告，我必以去就力争。朱使方辞去，故到会已迟，请大家原谅。总统听了陆外长报告，遂慎重发言，谓朱使之言亦为中国前途着想。日本此次提出之觉书，附了第五项各条，真是亡国条件。今外部历时四月开会卅余次，尽了最大之力，避重就轻，廿一条中议决者不满十条，且坚拒开议第五项，外部当局，恪守我的指示，坚拒到底，已能尽其责任。使日本最后通牒中，已将第五项自行撤回，挽救不少。惟最后通牒之答复，只有诺与否则两字，我受国民付托之重，度德量力，不敢冒昧从事，愿听诸君之意见。段总长即表示反对，谓这样迁就，何能立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总统说，段总长之说自是正办，然亦应审度情势，量力而行，倘若第五项不撤回，我亦与段总长同一意见。现在既已撤回，议决各条，虽有损利益，尚不是亡国条件，只希望大家记住此次承认是屈于最后通牒，认为奇耻大辱，从此各尽各职，力图自强，此后或可有为，如朱使所言。若事过辄忘，不事振作，朝鲜殷鉴不远，我国责无旁贷，诸君亦与有责也。段总长犹持异议，谓民国肇兴，即承认此案，倘各国效尤，如何应付。总统又就大势剖析说明，我岂愿意屈辱承认，环顾彼此国力，不得不委曲求全耳，两国力量之比较，您应该最明白。段亦无言，遂宣告散会。

散会后，我回外部，与参事顾少川商拟复日使照会稿。我们以为虽然接受通牒，然我方应驳之处，仍应声明，仔细斟酌，三易草稿，请少川以英文译述，亦觉妥当。脱稿时已逾四时，假眠片刻。黎明后，余即携稿入府。总统已在办公厅，状甚兴奋，似未睡眠。正在阅稿时，日使馆即来电话，请余接话。余接话时，知系高尾，他说今日已到限期，贵方复文何时发出？我答必在期内发出。他又说最后通牒复文，只有诺否两字已足，若杂以它语，彼此辩论，过了期限，反恐误事，务望注意。我答知道了，即将电话挂断回报总统。可知我方举动，彼均留意侦悉。总统听了，叹了一口气，即命内史长阮斗瞻重拟一稿，将我原稿交阅，且说将辩论之处，一概删去，只要简单。惟于末尾称，除第五项外余照允等语。后高尾又来部云，奉公使命，请先阅复文稿，以免临时有误限时，反为不便。余以干涉太甚，不允交阅。彼再三要求，且说你如不允，请见总长。余乃请示总长，总长说时间局促，免生枝节，即先给他阅看吧。岂知阅后又生问题，他说除第五项外这句，不是通牒原文，须照原文更正。余说这是事实并无不合。他说原文是暂时脱离容后再议，非照原文改正不可。秘书往还磋商，易稿数次，终不同意。直至黄昏，时限将到，仍未商妥，陆总长乃谓此事由我负责，即照原文，以后再议与否，要看那时情形，不必在此时文字上争执。遂定稿缮正，由陆总长及余并施秘书，亲送至日使馆，交与日使日置益，已在午夜，时为五月九日十一时也。余心感凄凉，若有亲递降表之感。归途与总长同车，他说前随节俄馆，俄财长维德为租借旅大问题，与杨钦差磋商不洽，后竟将条约摆在公案，令杨钦使签字。杨答以未奉我皇命令，不能签字。维德拍案咆哮，出言不逊，骄横无礼，其情形比这次凶狠得多，余为传译，犹觉心悸。杨使气愤填胸，年事又高，出门时在石阶上滑跌，遂至不起。弱国外交，言之可叹。

### 12、《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的笔记-义和团出现的原因

#义和团#平心而论，拳匪这种举动，等于未开化民族，然亦有激之使然者。当时民智未开，哪知宗教信仰，愚民信教，名为吃教，且有不安分之徒，借吃教为护身符，且有犯了罪，地方官要捕他，他即诉求教士，捏造谎言，说被地方官欺负，地方官即要来捕，求教士救他。教士只要入教人多，不辨是非，即准其入教，地方官即无法拘捕。若地方官要求教士交出人犯，教士即诉之公使，公使听了教士之言，认为地方官不对。若案情大的，教士不肯交出犯人，人民起而抱不平，即闹成教案。因当时各国教士，都由各国公使保护，教民在地方上胡作非为，教士加以庇护，地方官无可如何。甚至守正不阿之地方官，受教士控诉，公使即向政府交涉，结果地方官受了处分，犯罪之莠民，反逍遥法外。且更依仗教会之势力，欺负平民，因之平民积怨渐深，不但仇教更仇洋人，好事者乘机煽动，教会

遂为众矢之的。加以那时朝中顽固大臣，亦仇视洋人，太后亦不例外，借义和拳以泄忿，义和拳遂依势横行，毫无顾忌了。追原其故，由于其时罗马教廷对中国政教不分，嗣后教廷于中国分设主教，教士不由公使保护，教案即从此绝迹了。

### 13、《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的笔记-袁世凯帝制运动前的特务活动

#袁世凯帝制运动前#时称革命党为乱党，严令缉捕，北京暗探密布，茶馆饭店都贴有莫谈国事字条，可见人心之危惧。捕获即交军政执法处，处设在虎坊桥热闹之区。处长陆建章，残忍性成，真是杀人不眨眼之人。临近住家，于午夜常闻鬼哭神嚎之声，皆是刑逼口供，恐枉死之人不计其数，即于院场枪毙。

### 14、《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的笔记-慈禧光绪大丧

#慈禧光绪大丧#两宫发丧后，在百日内，禁止民间音乐演戏，百官丧服百日；在四十九天内，每天上午由摄政王率领各部尚侍及七品以上官员，在梓宫前上祭，地方官在万寿宫设奠，各学校亦不例外。惟有一事，觉得太具文，每次上祭，赞礼者喊了举哀，主祭者即嚎啕大哭，百官即跟了嚎啕，学校校长率领学生亦是如此。学生对两宫，未必有悲痛之感，强令嚎啕，这种具文，反有失敬意，未免滑稽。

### 15、《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的笔记-东北鼠疫

#东北鼠疫#未几，东省发生鼠疫，势颇猖獗，有向南蔓延之势，死亡日以百计，且日有增加。地方官电政府，速筹办法，各使亦力请政府，赶紧设法扑灭，以免蔓延。政府以外部左丞施植之，曾任滨江道，熟悉地方情形，且与外人往来亦稔，遂派施植之（肇基）为治疫大臣。施即筹备万国治疫会议，遍邀各国专家，来华讨论扑灭办法，以伍连德博士为会长，由伍博士约集中外医家，共同讨论，亦无消灭之法。传染死亡者日多，无法棺殓，集团火葬，百姓虽反对，然舍此又无它法。美国医生，主张解剖，以验病菌之来源，卒从其议，以无主尸首，解剖化验，验出病菌，用适当方法药水，劝喻百姓预防，始渐渐扑灭。会议完后，各国专家，均由各国使馆导引观光。此段绝对有误，万国会议召开时，鼠疫早已扑灭。解剖尸体一事是伍连德于1910年12月做的，鼠疫于1911年3月扑灭，万国会议召开时已是4月。

### 16、《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的笔记-“火烧赵家楼”的亲历过程

#火烧赵家楼#正在这时，忽有一石块对我父亲飞掷过来，幸婢将身一挡，打中脊背，肿痛了好几天，若中我病父，即不堪设想了，即扶我父进屋。

我于仓促间，避入一小房（箱子间，仲和（即章宗祥）由仆引到地下锅炉房（此房小而黑）。这箱子间，一面通我妇卧室，一面通两女卧室，都有门可通。我在里面，听了砰然一大声，知道大门已撞倒了。学生蜂拥而入，只听得找曹某打他，他到哪里去了。后又听得砰砰蹦蹦玻璃碎声，知道门窗玻璃都打碎了。继而听得瓷器掷地声，知道客厅书房陈饰的花瓶等物件都摔地而破了。

后又打到两女卧室，两女不在室中，即将铁床的杆柱零件，拆作武器，走出了女儿卧房，转到我妇卧房。我妇正锁了房门，独在房中，学生即将铁杆撞开房门，问我在哪里。妇答，他到总统府去吃饭，不知回来没有？他们即将镜框物件等打得稀烂。我妇即说，你们都是文明学生，怎么这样野蛮？我在小室，听得逼真，像很镇定。他们打开抽屉，像在检查信件，一时没有做声。后又倾箱倒篋，将一点首饰等类，用脚踩踏。我想即将破门到小屋来，岂知他们一齐乱嚷，都从窗口跳出去了，这真是奇迹。

又到两亲卧室，将一切器皿打毁，对我双亲，承他们没有惊动。打开橱门见有燕窝银耳之类，即取出

了匣子摔了满地。我父即说，这是人家送给我的，我还舍不得用，即送给你们好了，何必暴殄天物？他们不理，还是践踏得粉碎而去。后到汽车房，将乘用车捣毁，取了几筒汽油，到客厅书房等处浇上汽油，放火燃烧。顷刻之间，火势上升，问槎即将老父母扶到院中角落坐下。

仲和在锅炉房，听到上面放火，即跑出来，向后门奔走，被学生包围撵打。他们见仲和穿了晨礼服，认为是我，西装撕破。有一学生，将铁杆向他后脑打了一下，仲和即倒地。问槎向警长说，现在学生已放火伤人，成了现行犯，还能文明对待吗？警长亦不理。适日友中江丑吉闻讯赶到，见仲和倒在地上，他亦认识，即推开学生，将仲和连抱带拖，出了后门，藏在对面油盐店，把门而立，说日本腔的中国话，这是我的朋友，你们要打即打我，我不怕！他虽知自卫之法，亦已受铁杆打伤多处，臂背红肿，经月余才愈。吴总监随即赶到，一声“拿人”令下，首要学生听说，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只抓了跑不及的学生二十余人，送往警察厅。仲和夫人来时，已在第二天凌晨了。我虽住医院，亦不敢去看仲和，恐他感触，于伤不利。他夫人告我，若无中江，仲和之命休矣

### 17、《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的笔记-袁世凯暗导兵变

#袁世凯暗导兵变#中山以成约在先，遂辞临时大总统由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惟将原来约法总统制改为内阁制，并须袁到南京宣誓就职，此即为袁孙不和之伏线。袁以北方尚未安靖，人心未定，宗社党时有反动之谣，暂须坐镇，不能南下为辞。南方坚持不允，且派部长五人北上迎驾。时曹锟第三镇军队，由娘子关撤回北京，以卫京师。不知哪一位策士献计，俟迎驾专使到京之后，密令一部分军队，在京兵变示威，以证实袁之不能南下。哪知兵士们得此密令，即假戏真做，趁火打劫，大肆抢掠，北京民众遭殃者甚多，专使亦不敢住在行馆，避入东交民巷六国饭店。

章仲和夫妇是日适由上海来京，余与陆润生傍晚往车站候接，见街上兵丁，三三五五，到处游行，毫无秩序。余语润生，才宣布共和，兵士们已如此自由，没有以前守规矩，这样下去如何得了？仲和夫妇到后即寓润生家，方进晚膳，闻毕毕拍拍之声，自远而近。家人入告，北城兵变了。饭后登楼一望，见火光四起，闻富有的亲贵宅邸，皆被放火抢掠，间歇性的枪声由远而近，我们即闭门静守，至夜半，有人大声打门，幸门尚坚固，未被打入。后由仆人出街探视，大户人家兵丁挨家打门而入，抢掠衣饰细软之物，有兵丁手带金臂环数只者，有兵丁将金手戒指穿成一串，套在颈项者，又有一人身穿皮袍几件者，亦有穿了女人的皮袄者。形形色色，奇形怪状，但没有见到弹压的军警。到天明，枪声即止，始知袁父府亦被抢掠。余步行出街，街上已不见一兵，有一二受伤的人躺在檐下，到处空箱杂物，历乱道上。至总统府，院内亦有遗弃的枪支军衣，及零星物件。入门即见着芸台（项城长子），他尚假惺惺的问道，昨夜受惊没有？军士们听说南方专使到京，迎家父南下，即纷纷反对，不守营规胡闹起来。这班兵丁，听了风声，即闹成这样，倘使家父真南下，不知他们要闹成怎样？原因由于南方坚持要家父南下！又问不知朋友家里，有没有被惊扰？告以袁父家被抢掠了，其他尚无所闻。他又说，这班兵丁太可恶了。我问他如何处置？他说，各营都有出来闹的，闹完了又归号了，总得细细的查究，太不成话了。说得煞有介事，我只暗笑也不多问即辞出，去看袁父。袁父顿足大骂道，哪个王八蛋，出此毒计，连我家也被抢一空，像这样还像政府吗？我听说庆王亦在六国饭店，即去慰问。他说，昨夜兵丁到我家，竟放起火来了，我只好出来暂避，幸即救熄，想不到全权交给慰廷（袁的号），他也没有办法。共和开始，兵丁即自由行动，往后怎样办呢？听他的口气，好像以为清室只交袁组织共和政府，清帝尚在，惟没有政权，对于逊位即亡国，似蒙在鼓里。虽是老迈糊涂，然诏书内加上委袁组共和政府一句，故意含浑，妙不可言，真可面面相觑。唐少老亦避在六国饭店，见面即说，如此行动，给外人看了，岂不丢脸？时少老已偏向南方，此举似未预闻。后闻袁父到了天津，住在华街亲戚家，岂知天津军队，亦照样来一次，袁父又受惊一次。这次兵变除了抢掠，没有伤人奸淫等事，总算遵守命令，举动文明。然为一人之安泰，不惜万人之身家，出此计者真可说毫无心肝矣。翌晨由毅军军官出动巡街，手捧大令，各执大刀，竟有穷民在街捡拾余物者，即目为赃物，就地正法，真是可怜。公然抢掠之兵丁，未闻处罚，贫民捡拾破烂，竟遭杀戮，天下不平之事，有甚于此者乎？人民因之对共和政体心理上有了反感，南方经此一下，遂允袁氏在北京就职，并发表宣誓电文。

### 18、《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的笔记-袁世凯对二十一条之态度

##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

#袁世凯对二十一条之态度#时日本总理大隈重信，外相加藤高明，都是对中国有野心之人。忽令驻华公使日置益，回国述职，示以方略，议定《二十一条》觉书，令日置公使，携之回任。日置公使回到北京，即请见总统，总统以为回任之仪式访问，令我同见。岂知日使寒暄后，即说本国政府为谋两国永久亲善和平起见，拟有觉书一通，希望贵总统重视两国关系之切，速令裁决施行等语。总统答言，中日两国亲善，为我之夙望，但关于交涉事宜，应由外交部主管办理，当交曹次长带回外部，由外交总长与贵公使交涉。言已即将日使觉书，向桌上一搁，并未展阅。日使辞出后，总统即对我说，日本觉书，留在这里，容我细阅，余即回部。翌晨，即召集外长孙宝琦，秘书长梁士诒，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及余四人到府面谕。总统说，日本这次提出的觉书，意义很深，他们趁欧战方酣，各国无暇东顾，见我国是已定，隐怀疑忌，故提此觉书，意在控制我国，不可轻视。至觉书第五项，意以朝鲜视我国，万万不可与他商议。又说容我细阅后再交部。各人唯唯听命而散。其时陆子兴并未与议（《陆徵祥传》一书，所记与事实不符，且说我与慕韩主张即行承认，不必商议，更属无稽），越日召我入府，他说，我已逐条细阅批示，你与子兴即照此商议。

觉书分五项：第一项，关于旅大南满铁路展限问题；第二项，内蒙古东三省路矿添置商埠问题；第三项，日本将来向德国青岛租地，仍归还中国，惟在山东德国取得的权益，及胶济铁路等，应由日本继承；第四项，南满及内蒙须建设铁路，吉奉两省应准日本人内地杂居，及福建省不能让与第三国，汉冶萍铁矿厂中日合办，并开发相连的铁矿，建浙闽铁路；第五项（注希望条件），一、聘用日本人为军事顾问，二、合办兵工厂，中日两国用同一之军械，三、聘日本人为主要省市警察教官，四、中国小学校，雇用日本教员，五、日本僧人许在中国内地传教（大旨如此，条目字句次序容有错误）。总统逐条用朱笔批示，极其详细，现只能记其大意，并嘱开议时，应逐项逐条商议，不可笼统并商。对第一条批，此本于前清中俄协定东三省会议时，已允继续俄国未满足之年限，由日本展续满期，今又要重新更定。但将来若能收回，对于年限没有多大关系，此条不必争论。对承认德国利益问题，批应双方协议，何能由日本议定，由我承认，这是将来之事，不必先行商议，可从缓议。对于合办矿业，批可答应一二处，须照矿业条例办理，愈少愈好，可留与国人自办。对于建造铁路，批须与他国借款造路相同，铁路行政权，须由中国人自行管理，日本只可允与以管理借款之会计审核权，惟须斟酌慎重。对于开商埠，批须用自开办法，并应限制，免日本人充斥而来，反客为主。对汉冶萍铁矿厂，批这是商办公司，政府不能代谋。浙闽铁路，批须查卷，似与英国有关。对福建让与，批荒唐荒唐，领土怎能让与第三国。对内地杂居，批治外法权没收回之前，不能允以杂居。至第五项，批此项限制我国主权，简直似以朝鲜视我，这种条件岂平等国所应提出，实堪痛恨。日本自己亦觉不妥，故注希望条件，不理可也，万万不可开议，切记切记（两句加朱笔密圈）等语。

### 19、《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的笔记-第394页

……盟国决定以美国代表占领日本，苏俄要求分占北海道，为美峻拒。俄外相对美驻俄大使哈里门说，难道日本的事只许美国包办？哈里门答道，美国与日本苦战四年，才得到战果，自非出兵两天唾手而得东三省可比。俄外相无言可答。哈氏以幽默之言严拒，对于日本，真可谓一语兴邦……引自《曹汝霖一生之回忆》

### 20、《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的笔记-第399页

……其人面目可憎，语言无味，只常常请客。初以寒舍不足以招待，以我家厨司有名，欲借我家请客，我无法只得应允。岂知一再借用，我遂推以自己请客拒之。后又要请日本人，问以何人，均是一时有名之人。……后闻招摇撞骗，向伪政权的人说，他可出证明书，免其汉奸罪名，索价甚昂，被骗者亦不少……《曹汝霖一生之回忆》所知道的何其巩其人

### 21、《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的笔记-第1页

顾维钧——少川 伍朝枢——梯云 伍廷芳——秩庸 吳振麟——止欺 周学熙——缙之  
李思浩——赞侯 张 謇——季直 曾毓隽——云师 章宗祥——仲和 张鸣岐——坚白



##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

罗振玉——叔蕴 郑孝胥——苏戡 殷汝耕——亦农 章士钊——行严 陈调元——雪暄  
颜惠庆——骏人 郑汝成——士琦 傅良佐——清节 段芝贵——香岩 王克敏——叔鲁  
倪嗣冲——丹忱 张 弧——岱杉 蔡廷干——耀堂 陈 仪——公侠 陈 宦——二庵  
龙济光——子诚 袁克定——芸台 张国淦——乾若 曹 锟——仲珊 梁鸿志——众异  
齐燮元——抚万 陆建章——承武 唐继尧——莫庚 赵尔巽——次珊 杨宇霆——邻葛  
徐树铮——又铮 陆宗舆——闰生 岑春煊——云阶 吴炳湘——镜潭 李 纯——秀山  
潘 复——馨航 施肇基——植之 徐世昌——东海（成名地） 黎元洪——黄陂（地望）  
冯国璋——华甫（河间，地望） 王士珍——聘老（号） 周自齐——子虞（yi）  
陈宝琛——弢（tao）庵 丁士源——问槎（cha） 靳（jin）云鹏——翼卿

### 22、《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的笔记-武昌起义之清廷角度

#武昌起义之清廷角度#武昌兵变，由于中央集中军权之后，引用士官出身之军官与北洋将领遂分派别，有新旧之分。武昌起义，由于新派主谋，初仅两营起事，余皆观望不动。后鄂督瑞澂搜得叛军名册，牵涉新军士官很多，士官恐株连，遂先发响应。假使瑞澂处以镇定，将名册销毁，即可使反侧者安心，徐图处置，何至酿成大祸。乃瑞澂操切从事，不查真伪，一律按册严捕；遂使未变之军，全部叛变，其为无能，实堪痛恨。迨兵变后，不知所措，性又怯懦，仓卒逃入兵舰，只顾性命，不能收拾时局。统制（等于师长）张彪，亦是蠢才，不知率军镇压，见督帅已逃，亦只顾身家，不发一兵，避匿无踪。于是叛军拥协统（等于旅长）黎元洪为都督，黎不敢就，匿不出见，经叛军运动其姬人本危夫人，强逼受命，可见蜀中无大将，诚属滑稽可笑。遂以咨议局为大本营，发号施令，本是星星之火，不加扑灭，遂致燎原至不可收拾。

其时，载涛贝勒，正有事于永平秋操，新军全被调赴秋操，正是这位贝勒爷首次出现身手，即庆邸亦不敢撻其锋，请抽调新军南下平乱。于是政府派荫昌陆军大臣，率领毅军二十营，开拔南下，以姜桂题为副，驰赴汉口。荫昌虽曾学陆军于德国，娶了德国太太，德语娴熟，但于军事知识有限，又没有经过战事。姜桂题统领之毅军，亦无新式行军经验，出发之时，已耽搁许久。及至开发，又各自为政，争先恐后，毫无秩序。兵车沿途拥挤，到了刘家店，不能前进，经京汉局长率领军务人员，前往指挥调度，方始前进。及到汉口附近，检点军装，有携炮没带炮弹者，有带了炮弹与炮膛不合者，转展配换装运，费时一月有余，正让武昌方面，从容布置，通电各省，呼吁响应。又与英领事交涉，决守条约，保护外人。各省本以亲贵用事，贿赂公行，对清廷已感不满。各国领事，见叛军秩序整然，南下毅军，反无秩序，遂承认叛军为交战团体。两月之中，毫无进展，遂使各省响应宣告独立者竟有二十一处之多。

### 23、《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的笔记-晚清北京拆迁

#晚清北京#当时虽属专制王朝，然拆民房须给补偿，无此经费，即无法拆除，尚有恤民公道之意也。以我所知者，英国使馆原为翰林院、兵部、工部等地，占地最大，日本使馆，原为肃亲王府及詹事府旧址，兵舍另在一处，其他不详。被占之府邸民房，政府由户部拨银四十万两以为补偿。

### 24、《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的笔记-武昌起义后亲贵逃亡

#武昌起义后#当兵谏电到之日，亲贵大员眷属，纷纷逃往天津，京津火车拥挤到无立足之地，人心之乱，于此可见。而亲贵中之富有者，则以金钱宝钻之类，寄存英商汇丰银行，因不明手续，存于中国之买办处，收据亦由买办所出。迨事平往取，洋经理不知有此事，华买办不知何往。亲贵大受损失，买办大得其利，此亦可证亲贵们之毫无常识也。

### 25、《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的笔记-马屁精陈宦前后

#马屁精陈宦前后#又派陈宦带兵入川。闻陈宦向项城辞行，竟行三跪九叩大礼。项城惊异道，何

##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

必如此。陈对以陛下登极大典，臣恐未必能躬预，故先行庆贺。项城即说，即改国体亦废跪拜礼了。陈又跪下，三嗅项城之足而退，据说这是喇嘛对活佛的最敬礼。……最后陈宦亦来电请顺从民意，更定国是。项城得电，悲恨交集，想起辞别时情形，真是不堪回首。内外相逼，心力交瘁，遂忧愤成疾。

### 26、《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的笔记-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回京

#武昌起义后#庆王以年老气衰，力辞总理，保举袁世凯继其任，前已提及。袁要请由资政院通过，方能拜命，遂如其请，摄政王自请退位。项城（即袁世凯）入京之日，万人空巷，争看风采，所过之处，欢声雷动，外人登城观看，亦拍手欢迎。项城沿途向众挥手，以示谢意。当各省纷纷独立之时，山东巡抚孙宝琦亦凑热闹，宣布独立，项城派人到鲁，对孙连讽带骂，勒令取消而罢，这真近乎儿戏矣。

### 27、《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的笔记-京张铁路路线问题

#京张铁路路线问题#后来开办京张铁路（北京到张家口），不借外资，不用外人，由袁项城保举詹天佑君办理。詹君留学美国，与美国工程师金达从事铁路有年，资历很深，由袁项城委为京张铁路总工程师。詹君悉心筹划，初次测量路线，由北京经昌平直达张家口，地平费省。清廷以有碍西陵风水，令改路线，遂由居庸关八达岭前进，开山越岭，以八达岭长城下之隧道工程最为艰巨，而詹君措之裕如，惟工款则加了不少，至今青龙桥矗立之铜像即詹天佑先生也。

#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http://www.tushu000.com)